

往事

麦场上的往事

□王月芳

那年,学校放了麦假后,父母在饭店里忙生意。

一天早上,邻居一位婶子来了,说是队长通知各家各户去场里整修。

我嘴里应着,就忙跟着婶子往外走。

麦场离我家不远,出了门过了街上的柏油马路就到了。

修场,我这是如大姑娘上轿头一回。

我见大人们紧挨着,蹲下身子拔地面上的草,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,低下头蹲了下来。

别看我人小,干起活来劲头可大哩!

我双手不停地拔着,把拔下的草放在身后,边拔边往前移动着脚步。

有时我把草拔断了,根没拔出来,旁边一位婶子说:“拔草要连根拔的,不然的话,根在土里,疙瘩的,碾场的时候地面不能碾光滑。”

听了婶子的话,我用手掐住草根使劲往出拔,可草根太短,手难抓住,使不上劲儿。

我想,这不是如挑手上的刺一样的道理嘛,有人会说,挑刺时,把四面剜宽,刺就好剜了。想到这里,我用镰刀片把草根一圈的土刨开,如手指粗的草根露了出来,伸手“嚓——”地就拔了出来。

草拔完之后,我们又一把一把地将草扔到路边。

紧接着就是准备在地面上洒水。那时候的水不像现在方便,要去场东边那大井台边担水。

担水自然是男人们干的活儿,只见几个叔叔们争先恐后地去担水。水桶在井轱辘绳子一圈一圈地旋转下,只听“咣当”一声铁皮桶碰到了井水面,桶口很快在井里如喝水似的“咕嘟”泛起大大小小的水花,水桶满了

后,叔叔又咯噔咯噔地转着井轱辘。

他们挑起水,扁担在肩上咯吱咯吱地闪着,桶里的水映着路边花草的倒影,这自然景色真的很美!

到了场里,他们刚放下水桶,我和婶子们一拥而上,手里拿着大瓢在水桶里舀水,舀好水后,伸展胳膊,均匀地洒开,一瓢接着一瓢地洒了个遍。

当洒了水的场地晾得不粘时,叔叔会开着拖拉机后带个大碌碡及系好的一大捆带树叶的树枝子。机器嘟嘟地响着,四个轱辘在场里不停地转着,直到地面上如水磨石那样光滑,这才算碾好啦。

这时,队长吆喝大家去抓阄,我也跟着去了。

中午我去饭店吃饭时,姑姑笑容满面地说:“月芳,我听一邻居说你当了场长啦。”

我莫名其妙地说:“我不知道这事,啥叫场长?场长是多大的官儿,都管些啥事?”

姑姑说:“你在场里抓到了1号,队长说,谁抓到1号,谁就是场长。场长主要管今年碾麦子事情,安排好顺序,还得在场里准备几大瓮水,以防火灾。”

我若有所悟地说:“哦哦,原来是这样,我可干不了场长!”

爸爸笑呵呵地说:“月芳,你干不了,有我哩,我干!”

我兴奋地对爸爸说:“爸,好的,有你干我就不熬煎啦!”

有一天上午,我和爸爸刚从地里割麦子回来,听见院子里有人叫哥哥,我知道这是找爸爸的。

爸爸应了一声,马叔推开门走了进来,先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递给了爸爸。

马叔给爸爸点上烟,一脸愁容。

爸爸问马叔遇到啥难事了吗?马叔这才吞吞吐吐地说:“哥,我旱地里的麦子割完了,想拉到场里放在场边处,不影响排号在我家前边的人家碾麦

子,因麦穗儿干了,怕麦粒落在麦茬地里,不好拾啦。”

爸爸一听,二话没说,朗声说:“能行,你拉去吧,要是其他排号在前的家里麦子没割完时,你家里能碾就先把麦子碾了。”

马叔一听,高兴的如小孩子似的,说:“好我的哥,你真好哩!你在生产队里当队长时就处处为大家操心,今年当了场长,还是一心为民,急人所急。”

马叔得到爸爸的允许后,赶紧叫上家人把麦子用小平车运到场里,顺便摊开了,晒到中午,马叔家的麦子就开始用拖拉机碾。

在起场的时候,我和爸爸也去场里给马叔家里帮忙。

太阳火辣辣地晒着,大家干得热火朝天。

正在这时,起风了,有人说,这风来的真及时,在扬麦子时,爸爸和马叔分别站在堆子两边,挥起木锨,仰起头,扭动着腰,把木锨上的麦子往空中倾斜一抛,麦绒呼呼地飞远了,麦粒哗地落了下来。

他们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子滚落到地面上。当他们双手掬一把那飘着麦香味儿的新麦粒时,脸颊上的笑容比盛开的花儿还灿烂。

回到家后,我不解地问:“爸,马叔家的号排得远些,他这是插队碾麦子哩,要都和他这样,不乱了抓阄时的顺序吗,您以后还咋管哩?”

爸爸语重心长地说:“月芳,现在是龙口夺食的时节,天气不定那会儿就会下雨的,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死搬硬套,要灵活运用的!咱家是1号,可咱的麦子还没割完哩,先让麦子割完的家儿碾。我是场长,我要把这些事儿安排好,才能得到大家的拥护!”

那年,麦场里被爸爸安排得井井有条,家家户户的麦子都顺利收回了家。

过去的碾麦场早已时过境迁,碾麦场里的往事仍历历在目……

感悟

□许鹏

天色未明,如未干透的水墨残笺,母亲已立于轩窗前徘徊。她那身碎花布衫,似岁月长河中的旧锦,褪色却韵味更浓。熹微晨光轻拢其衣袂,我睡眼初醒,见她单薄身影如风雨中颤抖未坠的枯叶,似有所待,若幽夜待曙的孤鸿。

母亲轻声说:“趁早上凉快,去看看收麦子。”声音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悦。多年来,她久居城市高楼,钢筋水泥如无形樊篱,将乡村记忆封存。如今在晋南书院,乡村丰收的号角似穿越时光,叩响她被城市喧嚣尘封的心扉,唤醒对乡村生活的眷恋。

我发动汽车,引擎轰鸣打破清晨寂静,如惊雷破夜。车窗外,城市轮廓渐模糊,被广袤田野取代。田野似碧色绒毯,在晨光下闪烁生命灵光。母亲双目亮若寒星,紧盯窗外,眼中满是好奇与眷恋,不自觉紧攥座椅,似欲抓住这即将重逢的乡村与记忆。

转一弯,一片金黄麦田汹涌入目。麦穗在晨风中轻摇,沙沙作响,如大地低吟古老歌谣。联合收割机似钢铁巨兽,在麦浪中吞麦吐粒,演绎生命轮回。母亲身微前倾,脸贴车窗,喃喃道:“变了,都变了……”声音轻若恐惊麦田,重若载满慨叹。

我停车,扶母亲走向麦田。脚下松软湿润的泥土,带着阳光与麦的气息,牵动她心底最柔的角落。她缓缓蹲身,颤手轻抚麦穗,麦芒刺掌却浑然不觉,似要更真切感受这土地的温度。麦粒在指缝间滑落,若时光之漏,倾出泛黄的岁月画卷,有她年轻时的模样、乡村曾经的热闹与忙碌,还有岁月在这土地上留下的深深浅浅之痕。

母亲哽咽回忆:“以前收麦全靠人力,一家老少齐上阵,镰挥如雨,汗湿重衫,但心中甜。”她目光飘向远方,似见年轻的自己在麦田挥镰的身影,虽辛苦却充满生机与活力。

我静听,那些关于乡村、麦收的记忆,如画卷在眼前展开。我见母亲年轻时的坚与勤,见乡村曾经的淳与闹,亦见岁月在这土地上留下的沧桑巨变。这是一片充满故事的土地,每一寸土都承载着人的汗与泪,每一株麦都见证着生命的轮与延。

不远处,几位农人正忙着装运麦粒,脸上洋溢着朴实的笑。母亲上前攀谈,以乡音问收成、忆过往,若故友重逢。农人热情应答,笑声在麦田回荡,这是乡村最真的声音,是生活最本真的面貌。

日渐高,阳光洒在麦田与母亲身上。她白发闪烁银光,皱纹藏着沧桑却透出从容。此时,她双目明亮,若被麦香重燃的火焰,照亮心中被城市喧嚣掩埋的乡村天空。她与农人交谈的身影,在阳光下格外和谐,若时间静止,唯留纯真的情在麦香中弥漫。

返程途中,母亲望着窗外,满是不舍。车内气氛略沉,唯车载音乐如线串起我们此刻的心绪。这音乐若清泉,流在我们心间,使我们沉浸在这宁静与美好中。我知,此次麦收之行,是母亲与过去岁月的深情对话,是对美好时光的深情回望。那些记忆,是她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当城市的轮廓再次出现,母亲轻叹。叹中有对乡村的眷恋、对时光流逝的感慨、对生命变迁的无奈。但我知道,这片麦田、这场丰收,已永远烙印在她的记忆中。而我,亦将带着这份温暖与感动前行,因为这片金黄的麦田,永远是我心灵的归途,是我在喧嚣尘世中寻觅宁静与温暖的港湾,是我灵魂深处永远的眷恋。

凝望麦田

村口有棵老杏树



□陈琦

村口有棵老杏树,树身上布满斑驳的轮痕,上面被啄木鸟啄过的黑洞像张开的嘴巴,枯萎的树干上残留着几处参差不齐的枝条,这棵杏树像孤独老人矗立在大路旁,它庞大的树干两个人才能合抱住。50年前它可不是这个样,那时候,它的树冠就像一个巨大草垛,叶片又大又厚,遮天蔽日,树枝上挂满了杏,我们很多幸福时刻就在树下度过。它陪我走过了半个世纪,我对这棵杏树有深厚的感情。想起发生在树下那些事,真是回味悠长。

记得那时候麦收时节,每次放学后,我们会一溜小跑到树下,摘一筐杏。树梢上的杏红扑扑的,就小孩的脸蛋,当一阵风吹来,那些杏就会落下来,落下的杏软软的,两手一掰,送到嘴里有一股比蜜水还甜的味道。

麦儿黄,杏飘香。五月初是杏成熟的季节。这棵杏树在路边,人来人往,一股淡淡的清香直扑鼻孔,让人垂涎三尺。过往的行人,有的个子高,跳一下就可以摘到杏,有的用长长的木杆拍打,有的找一块石头向树上一掷,有的直接上树,三下五除二,拽断树枝,把口袋装得鼓囊囊。地面留一片残枝败叶,一片狼藉。有一天,有人向生产队长反映这个

情况,队长就派人割了很多酸枣树枝条,在杏树周边围了一圈,酸枣树枝条上的刺特别扎人,就像一道防护墙,果然没人再来糟蹋杏了。

我们这些孩子也去过几次,看着密密麻麻的枣刺,愣了半天,也是束手无策,两手空空而归。那天狗蛋哥和丑娃找到我们,他说我们带上镰刀、木棍,看能不能把它破开。趁着大人吃饭的空隙,我们来到树下,把枣刺拽到一边,把树上的枣刺也砍了下来。几人顺利爬到了树上。当我们刚下来的时候,突然发现远处有人来了,我们带着一袋子杏撒腿就跑了。

后来队长知道树下的枣刺被人弄走了,树下还落了一大片青杏,也很生气,就决定派一个专人来看杏。看杏的是一个老婆婆,每天她拿着一个垫子,坐在树下,就像一尊石像一动也不动。

有一天我们趁着天气灰蒙蒙的时候,来到离她不远的圪头。我们趴在地上静静地观察,只见树下放着一辆纺车,她一手捏着一条棉絮,一手摇动着纺车。过了一会,她好像有些累了,手往上伸几下,打了个哈欠,起身把一件破旧的衣服搭在树枝显眼地方,然后就躺在垫子上睡啦,还不停地打着呼噜。树上的杏随着风儿跌落在地上,她似乎也没察觉。我们看了半天,觉得没啥动静了,就蹑手蹑脚向树前靠近。马狗在

以后我每次走到这棵杏树下的时候,总是久久站着,看着老树上的新枝翠绿如茵,此时此刻我想起了那个看杏的老婆婆,我仿佛看到那辆纺车和她的身影……